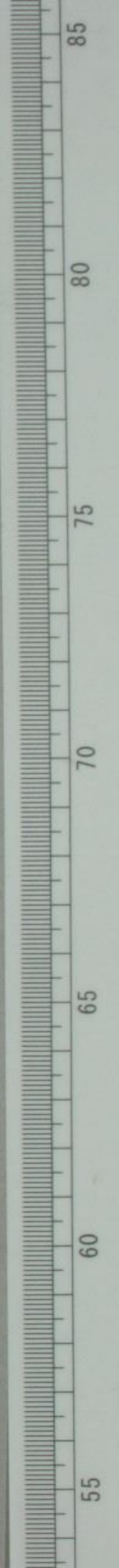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23



文庫 11
D 292
23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4377

宋史卷九十一

河渠志第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河渠一 黃河上

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為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九十一

河渠志

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刺海東
出口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爲九渡河其
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闕卽曰
闕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
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
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
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
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
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
放無崇山巨礮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

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

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
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
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
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漑
灌之利者歷叙其事而分紀之爲河渠志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伾
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旣湮河并爲一特以
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
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

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楊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爲赤河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潭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州兵治之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憚獨者免是月澶州脩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

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克如通判闕員卽以本州官克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川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濟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埤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慕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棧

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
租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滑州
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閣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七
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
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
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
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堤
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
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
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
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
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
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
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大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九年春滑州復言房
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
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沈以
大牢加璧未幾役成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
河主婦使臣經度行視河堤勿致壞隳違者當寘于法

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墮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隴埽四年又壞王八埽並詔發兵夫完治之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溢爲南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旣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

徙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
暴壩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
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佐郎李垂
上導河形勝書二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
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
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
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洛
於夏書過洛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
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
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
夾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逾上此州界其始作自
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
東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
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
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
至于海旣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
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卽堅壤析一
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
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
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

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兗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七年詔罷葺遙堤以養民力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十五步水乃順道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

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二迎楊村北
沿之復開義河於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天禧三年六
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于城西
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
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卽遣使賦
諸州薪石楨楸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
之四年二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
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
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
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
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
者決河而南爲害旣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
汗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逾
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
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
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
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
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
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
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

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
又宋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醴爲二渠一逼大伾
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
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
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
之高地大伾二山睢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
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
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
至十月而成其均厚俾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
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
西南堤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
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
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
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五年
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
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
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
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
爲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
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

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
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壟麥結秀擢
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苾蔓水朔野
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遠乎盛夏消釋方
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
之春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莖薶華謂
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
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
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
之客水其水勢凡水橫法岸如刺毀謂之剗岸張溢
踰防謂之抹岸掃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
旋激岸土上隕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
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竄
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搜白亦謂之明灘
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
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減土頗爲疏壤深秋則
白減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
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榿櫪竹石菱索竹索凡千餘
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
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

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辨竹斜芟爲索以竹爲巨索
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塲埽之制
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
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夫芟索繫其兩
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
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
旣下以橛臬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理巨木於
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
積數疊亦不能過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覺
水勢護隄焉凡綠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
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
陽凡七埽舊有七甲曲埽復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
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
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
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
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濶二埽濱州有
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被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
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仁宗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
塞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
柳凋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五年發丁

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決河轉運使
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
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減
水河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凡三十步八年
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
界廢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遙隄明道二年徙大
名之朝城縣于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
鎮以避水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隴埽慶曆元年
詔權停脩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
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
築隄于澶以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決口廣
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隄皇祐元年三月河合
永濟渠注乾寧軍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
縣之郭固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
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
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
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
夫動大眾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
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眾
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

始既已蒼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
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脩塞凡科配
稍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
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
未及興役尋已罷脩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
害若斯今又聞復有脩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
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
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
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
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
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
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
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
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
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路則兩
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
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幸民
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
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
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

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功之時與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繇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逾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二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

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
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
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
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
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
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
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
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
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
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
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
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
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
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
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旣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
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
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
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
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
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旣

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
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
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旣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
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
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
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
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
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
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旣皆不可
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
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
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
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
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
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
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
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濶
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云
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

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堤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曰自商胡決爲大名恩

冀惠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
金堤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
令河北京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
奏以知澶州事李璋為總管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潭州
內侍都知鄧保吉為鈐轄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內
殿承制張懷恩為都監而保吉不行以內侍押班王從
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
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修又奏
請罷六塔之役持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
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
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
死者數千萬人穿土于禁忌且河口乃趨征村於國姓
御名有嫌而大興重斲非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
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
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為器懷恩流潭
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謫蔡挺奪官勒停
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五年河流派別
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
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

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濫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卒塞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疆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澇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

埽岸屢危今棗疆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
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
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
滄州等入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
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
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
此乃未嘗觀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
林學士司馬光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
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
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攔水令東俟東流
漸深北流淤淺卽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紆恩冀
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
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爲
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
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
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疆用人力引使就高橫
立堤防則逾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
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
十里之內相去尚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
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埽

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闕滄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難舊闌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東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臨地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脩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

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脩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脩二股如何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爲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脩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翥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過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堤防未立閉口脩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己亥光入辭言翥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

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羸
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闊隄防
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
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
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
柰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
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
安可保光曰今歲創脩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
來歲地腳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
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
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
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
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
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
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
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
曰鄉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
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
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
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

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將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滂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求靜五州軍境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宋史卷九十一終

宋史卷九十二

河渠志第四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鄧存春坊右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河渠二 黃河中

熙寧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九十二

河渠志

一

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
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逾之又
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
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并脩塞第五
埽決口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
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于河
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閏七月辛卯帝語執
政聞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
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
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
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淤塞昨脩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
皆出向之滬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
歲若復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六年四月始置
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
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
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
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
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
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矧大
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

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脩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視都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

處開脩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把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杞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增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脩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十月安石去位吳克爲相十年五月滎澤河堤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是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樂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脩閉八月又決鄭州滎澤於

是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脩堤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啓啓顛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龐家莊古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剝立生堤在費功力惟增脩新河乃能經久詔可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椿詔給十萬緡非朝旨

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
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三
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
速脩閉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
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
脩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
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
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
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脩復之議望召民
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
之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
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脩閉小吳
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脩立堤防令李立之經畫以
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
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
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
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
劉定言王奔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
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埽子決口兩徑水亦注
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卽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

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遂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
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
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脩立東西堤詔覆計
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添脩南岸於小吳口北創
脩遙堤候將來礮山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於
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
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
城鎮在大河兩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用其說
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
爲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河離堤一里內爲第三
退背亦二等堤去河最遠爲第一次遠者爲第二次近
一里以上爲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
言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爲小吳決口所立堤防可
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工料
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堤以紓靈平下
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刁馬
河歸納梁山樂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
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脩汴河堤岸司兵五千
併力築堤脩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回闊二十五
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滄州

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
辛亥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場岸
壞下埽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不
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
救護尋獲安定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北京
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
稟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
卽屬都水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
不拘常制詔事于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
戊申命拯護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流流散

漫河內殊無繫流旋生灘積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
復故道會明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
開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
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
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
之其後元祐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
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
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
降知峽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
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八年

三月哲宗卽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
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旣未塞十月
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
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
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脩進鋸牙擬約河
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詔未得
雨澤權罷脩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祕書監張問
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
河十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
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

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
患令圖亦以爲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旣從之矣會
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二年二
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
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右司諫王覲言河北人
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
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時而流轉於道路者
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蓋亦
治其本矣今河之爲患三泛濫停滯漫無涯涘吞食民
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轉

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卽爲平陸
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運使
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李先暗繆望別擇人時
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爲是兩疏言朝廷久議回
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
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敵景德
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既益
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
爲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
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
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爲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
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
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亦言朝
廷知河流爲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
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
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
信而議復與旣敕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
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
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爲計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
泊黃河堙之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

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蓋因其舊而脩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脩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副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圖間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爲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爲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堤止用逐婦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夫漸爲之可也朝廷是其說三年六月戊

成乃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二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也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

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壽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未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爲阻況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

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
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
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臣嘗聞孔子論爲政曰先有
司今水官未嘗保明而先示決欲回之旨他日敗事是
使之得以籍口也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
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
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
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
北流爲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絕河漕運失中國之險
過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出孫村故道豈非上下
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爲患甚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
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爲
則令沿海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
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會商量望賜詳
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
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溢脩塞令入河身不聞幹
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戶部侍郎
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轍大略言黃河西流議
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樁等物三十餘萬方
河朔災傷因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

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煙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旣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煙滅失此大利天寶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煙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旣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

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肇之言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脩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爲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卽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旣開掘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二年爲期及朝

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爲故爲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肯豈獨不可減水卽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釀爲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脩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吏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願罷此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已亥乃詔罷回河及脩減水河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爲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灤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爲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

祿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
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
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
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
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
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
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
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
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
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
溢之害此迺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濬有限
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塞裳
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
處商胡之決卽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
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
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
尚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
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
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濬界河之足限哉臣
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

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
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
理且河遇平壤難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
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
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詔撥提舉脩河司物料
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河爲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
後汎濫未著河槽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
爲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去三年決上埽
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謂北流可保無虞以爲大河臥
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爲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
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
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
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爲東流之
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爲二股之策今相視新
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
隄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
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
仍較今所脩利害孰爲輕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
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
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

此張皇以分水爲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
河事一興求無不可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而樂聞乎
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
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
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
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與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
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
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
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
道隄防壞決者第略加脩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
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
月漲水旣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
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李
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
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癸
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煩聖慮太后
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撥
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
言大河已分流卽更不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
自是順快渲刷漸成港道見今已爲二股約奪大河三

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
因引導河勢豈止爲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
河之計今來旣因擬撈東流脩全鋸牙當迤邐增進一
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
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
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
會乞復置脩河司從之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治
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
未至受惠其役可緩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
其備宜急今傾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
草於北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堤
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脩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測
隱之恩二月己亥詔開脩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
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曠闕遠宜權罷脩河戊
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
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
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
京之人驩呼鼓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
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旣爲聖
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

名權罷脩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
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聞命踴躍實荷聖恩然臣竊
詳聖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
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
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
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
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逾順之際大爲不便者此
事是也黃河旣不可復回則先罷脩河司只令河北轉
運司盡將一道兵功脩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
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
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
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
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鋪
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
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爲深快頗減北流橫
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致斷
絕卽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堤等口分
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
外丞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聞九月中丞
蘇轍言脩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

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乞速罷脩河司及檢舉六年四月庚子敕竄責李偉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嘗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况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逾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提復脩宗城棄堤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闢村河開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叛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於銜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宋史卷九十三

河渠志第四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脩國史 明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河渠三 黃河下 汴河上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
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
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
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

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旣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譸張昧埋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狂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其日旣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旣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於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

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爲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鷄爪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已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時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力以爲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偁深不以爲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脩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

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爲
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
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
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
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
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
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卽有未便亦具利害來
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
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
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
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
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
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
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
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
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
寸之效乃遷安持大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
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
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
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

廷咫尺不應九年爲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饜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爲簽堤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筭自闕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闕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脩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

成績詔宗望等具析脩閉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第牒
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
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振
濟已西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
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脩時以東西地
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
次計度合增脩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
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
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脩復大河故道元祐四
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
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束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
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
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
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
闕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
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旣閉
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
怯薄而闕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埽
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爲經畫詔權工部侍
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郭祐同北外監丞司

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脩疏濬不致壅滯
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流都水監長貳交
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脩緝堤
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仲却欲開澶州故
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
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
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
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
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了明年
乃是狡兔三窟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
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
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
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
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
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
詔公黃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即申奏元符二年二月乙
亥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
並先脩閉各立蛾眉掃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
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脩河官和雇三月丁巳偉又
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紓解

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未河決
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
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貴州縣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
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
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鄭
佑吳安持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
英繳奏祐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
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
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
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
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
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水門口
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
蘇村七月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
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
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
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
是左丘言任伯雨奏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
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眾人偏見欲屈大河
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

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稍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又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祗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爲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卽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脩直河以殺

水勢四年二月工部言乞脩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爲正
堤以支漲水較脩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
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
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邊塘
灤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備漲水
是歲大河安流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於北岸仍築
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大觀元年二月
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脩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
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
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
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霆言
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爲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
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
二年五月霆上免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脩築
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
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
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埽合調春夫並依
此例立爲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
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克役其相度條畫
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

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
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
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寢
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脩治隄防禦
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
有損缺逐旋增脩卽又至隳壞使與塘水相通於邊防
非計也乞降旨脩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
兩縣三年八月詔沈純誠開撩兔源河兔源在廣武埽
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
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
不勞解拆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
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
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得而過復折北而
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
勢東西相直徑易會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
河倚山可爲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
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
山爲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
朝廷喜而從之五年置提舉脩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
德音于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略曰鑿山醜渠循九河旣

道之迹爲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
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祗懷柔黎庶呼舞
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鍤繁興薪芻轉徙民亦勞止朕
甚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官吏令
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
滑州者賜名天威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
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名磨
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
隘往往泛溢近若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
遂注成巨濼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

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爲患
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
巳中書省言冀州棗強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
事詔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
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脩閉棗
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脩
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
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
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
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爲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

宋史卷九十三
河渠志
合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浸依山爲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旣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向著隨爲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六年四月辛卯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戊午大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續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表稱賀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

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堤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同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潭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令河陽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重和元年三月巳亥詔濬濟州界萬年堤全藉林木固護堤岸其廣

行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
春以來河勢湍猛侵嚙民田迫近州城正二三里其令
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兩廣武埽
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
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
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
送祕書省十二月開修兔源河并直河畢工降詔獎諭
二年九月巳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事至滑州韓
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下未易禦遏近降
詔旨令就書定港灣對開直河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

一道寸金潭下水卽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
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
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
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脩繫三山東橋
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令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
失職降秩者俱復之揚自正議大夫轉正奉大夫七年
欽宗卽位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
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
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
張稍椿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

爲之與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道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没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叙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役乾没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鈞考陛下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賊以正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鈞考簿書發其姦賊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楊揆與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羣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

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遇
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
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大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
自旃然與須水合入于汴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
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太平興
國二年七月開封府言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
害稼詔發淮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發軍
士千人復汴口六月宋州言寧陵縣河溢堤決詔發宋
毫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四年八月又決于
宋城縣以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淳化二年

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
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
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
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
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晡水勢遂定帝
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
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于宋城縣發近縣丁
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
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命參知
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

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卽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
國爲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
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于乘縣入海卽今黃河
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
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
陸降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迤
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
爲一河言迤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
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恭楮河是也禹又

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
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
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葺管渠
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葺
管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
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
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
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
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卽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汜卽
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

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土
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
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
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
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
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
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
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
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
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帝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

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
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
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
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
倉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
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
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
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旣而水流迅急行旅
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
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

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
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
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
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
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鷄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
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
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
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
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
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十京邑
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
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卽知兵甲在外也唯
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
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
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
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
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
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
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
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

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䟽鑿以分水勢煬帝聞吾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脩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大中祥符

二年八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水勢旣而水減阻滯漕運復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卽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脩堤之費卽詔遣使計度脩浚使還上言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岸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功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毫丁夫克計減功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作頭踏道僻岸其淺處爲鉅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令佐督役自今

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天禧二年十二月都官員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堤脚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堤危衆情恟恟憂京城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護龍河六年旬當汴口康德輿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詳符界北岸請爲別竇分減溢流而旬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七年德輿言脩河度地爲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

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皇祐二年命使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以爲常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兵八作排岸兵負土列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張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可相利害嘉祐六年汴水淺溢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闌於此則爲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稍伐岸木可足

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爲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卽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舊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便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澁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栢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爲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何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二道通京城漕

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大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

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六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淤府界閑田安石力主之水旣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閣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范子奇建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綱運直入汴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爲然詔汴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命汴汴赴闕七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堤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元視兩口水勢檄同提舉汴口官王琉琉言訾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訾家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呂

惠卿當國許之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濬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礮石三十里餘不可疏濬乞募民開脩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訾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清權閉汴口九年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淺深仍記其地分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把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然請候今冬疏濬畢將把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大抵皆無

甚利已而清沐之役興

木

蒙

水史卷九十三終

48-11341

